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三十一回 查究竟叔嫂露破綻

劉大人看罷，座上開言，說：「趙氏因何見官不跪？擅敢站立在公堂！」趙氏聞聽劉大人之言，不由心中吃了一驚，暗自思量說：「要瞧這光景，奴小叔並無買通，所以劉羅鍋子這樣為難於我。罷了，既在矮簷下，暫且把頭低。」趙氏想罷，跪在下面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，奴家自幼勤守閨門，並未到過公堂，不知見官的規矩。望大人寬恕。」說罷，跪在下面。這清官座上開言道：「趙氏留神要你聽：因為吳旺將你們告，叔嫂定計，謀害吳祥喪殘生。本府也曾把吳仁問，他說並無這事情，皆因吳旺多窮苦，借貸不週，因此懷恨把狀呈，這件事，本府與你們和息了罷，省得創墳驗屍靈。」

你叔嫂，本府當堂把甘結遞：吳祥病死是真情。但不知，令夫得的什麼病？甘結上面寫得清。」趙氏聞聽大人問，不由的，腹內著忙吃一驚：此事未見小叔面，不知道，他報何症喪殘生？二人倘要不一樣，怕的是，羅鍋翻臉了不成。趙氏為難時多會，他這才向上開言把話云：「奴夫得的心疼病，二更以後喪殘生。」大人聞聽趙氏話，眼望書吏把話云：「趙氏口供快記上！」書吏答應落筆文。這大人，上面吩咐帶舉人。承差答應下邊走，不多時，帶上舉人當堂站，望著大人打一躬。然後他才搶一步，禮罷平身站在東。瞧見趙氏堂前站，不由著忙吃一驚。他的那，眼望趙氏尊「嫂嫂，為何你也到衙門？官家體面今何在？年輕婦，出頭露面了不成！」舉人言詞還未盡，劉公上面把話云。

劉大人座上開言，說：「吳舉人，你家墳塋之中，所報令兄是何病症而死？」舉人聞聽，說：「舉人已經回稟過大人，家兄是飲酒太過暴脫而死。」劉大人聞聽，微微冷笑，扭項向書吏講話：「你把趙氏方才的口供，遞與他看。」這書吏答應，轉身下行，來至舉人跟前站住，把他嫂子的口供，遞與吳舉人。

吳舉人接過，留神觀瞧一遍，暗暗地跺腳。復又向上開言，說：「回大人，家兄本是兩樣病症，在先是虛症暴脫，復又添上心疼呀？」大人聞聽，上面一聲斷喝：「我把你這奸盜的畜生！」

倚仗口巧舌能，在本府的堂前強詞奪理，怎得能夠？你把劉某當作何人？倚仗你是今舉人，現有頂戴在身，你豈不知：王子犯法，與庶民同罪！」大人說罷，扭項望書吏講話：「速作文書一套，發到府學，將他頂戴革了，本府好動刑審問這畜生！」

「這。」書吏答應，立刻作了文書一套，行到府中，不多時，回文已到。劉公立刻座上吩咐：「將頂子擰去！」吳舉人這才跪在下面。

這清官上面一聲喝：「囚徒留神仔細聽：吳祥到底是怎麼死？本府堂前快講明！但有一句虛言假，狗命難逃喪殘生！」吳舉人聞聽將頭叩，「大人青天」稱又稱：「家兄本是暴脫死，婦女家，不曉病症是實情。望乞大人懸秦鏡，爺的那，後輩兒孫往上升。」吳舉人言詞還未盡，劉公開言把話云：「囚徒你，不見親喪不下淚，不到黃河不閉睛。」

與你善講不中用，左右急速看大刑！」公差聞聽齊答應，夾棍拿來放在塵。吳仁一見真魂冒，渾身打戰體搖鈴。大人上面吩咐話：「夾起吳仁這畜生！」忠良言詞還未盡，慌壞當堂應役人。齊聲答應就動手，跪上前，拉下靴襪兩腿精。人在夾棍三根木，大人吩咐「快攏繩！」左右答應一聲喊，剛一攏，吳仁「哎喲」閉上睛。有名青衣走上去，瓷碗一個手中擎，照定面門一口水，吳仁他，倒抽涼氣「哎喲」一聲。醒了一會睜開眼，他把那，「大人青天」

尊又稱：「小的並無這件事，縱然夾死是屈情！」大人聞聽心犯想，暗自思量把話云：「雖然二人話不對，怕的是，其中另有情。將他舉人也革退，無緣故，他定要上衙門把狀呈。此事倒得加仔細，如不然，丟官事小還要落個臭名。」忠良想罷高聲叫：「你等快些止住刑！」

大人想罷，上面開言，說：「快些將這囚徒帶將下去，少時再問。」這公差卸去夾棍，把吳仁帶將下去。劉公在上面眼望趙氏，講話說：「趙氏，你夫主吳祥，到底是怎麼死的？」

趙氏見問，向上磕頭，說：「回大人：小婦人一則年輕，二則又不曉醫道之事，只見奴夫主吳祥，二十七日的晚上，二更天回的家，進門一頭躺在牀上，人事不省。小婦人問他，他也不言語。有三更之時，就死了。小婦人見他臨死時節，兩隻手捂著心口，所以奴家就稟大人，才說是心疼而死的。」

列位明公：趙氏這一片言詞，回得有理，前後相應。幸虧是劉大人，要是別者之人，可就叫這倆鬧住咧。書裡言明。再說大人聞聽趙氏之言，倒也盡理。爺的那錦繡胸中沉吟多會，向下面講話：「快傳官媒！」「這。」差人答應，走去二名，不多時，把官媒王氏帶至堂前，跪倒在下面。差人退閃，王氏向上叩頭，說：「小婦人官媒王氏，與大人叩頭。」忠良上面開言，說道：「你就是官媒嗎？」「是，小婦人就是官媒。」大人聞聽，往下一指，說：「把趙氏帶去看守，本府明日再問。」「是。」官媒站起，把趙氏帶下堂看守不表。大人又吩咐掩門，鼓響三陣，大人退進屏風去了。眾役散出不表。

且說劉爺回到書房坐下，內廝獻茶，茶罷擱盞，擺飯，大人用完，內廝將傢伙撤去，回來在一旁站立。忠良望內廝講話。

清官座上開言叫：「張祿留神要你聽：快把那，馬夫破衣要幾件，氈帽一頂，還有靴襪這兩宗。」內廝答應向外走，不多時，全都拿來手中擎。走進書房放在地，劉爺舉目看分明：藍布襖上補補丁，青布搭包擰上繩。一雙棉襪粗白布，氈帽一頂有窟窿。一雙布鞋山東皂，底兒飛薄走的輕。卻原來，馬夫也是山東客，登州的，招遠縣內叫王興。因此才穿山東皂，書裡交代要分明。按下閒言不必表，再整忠良幹國臣。大人看罷又吩咐：「張祿兒，快到廚房告訴李能：叫他把，硬面饅饅做幾個，還有那，金剛圈薄脆這兩宗。做完裝在筐籠內，今日下晚我就要，快去告訴莫消停。」內廝答應向外走，自己思量把話云：「老爺今日大破鈔，也不知那刮東北風？又非初一與十五，為什麼犒勞手下人？」張祿思想把廚房進，照著那，大人言詞告訴李能。廚役聞聽和了面，說道是：「大人飯食預備現成。」內廝聞聽說「交我」，飯菜就用捧盒盛。兩手端定向外走，霎時之間到書房，放在八仙桌上存。先開捧盒全擺上，什麼菜？列位細聽講分明：頭一樣是秦椒醬，另外還有兩棵大蔥。小豆腐一碗第二樣，劉大人，一生愛吃這一宗。甲爐燒餅兩個，小菜粥，恰似米湯一般同。全都擺在桌兒上，大人開言把話云。

劉大人說：「祿兒，去到廚房裡問問李能，饅饅做出來了沒有？快些拿來我用。」「是。」內廝答應，翻身而去，大人這才用飯。登時吃完，並不怠慢，忙忙將頭上的官帽摘去，又將袍褂脫了，用手拉去皂靴，換上馬夫的青布山東皂鞋，頭戴那一頂有窟窿的氈帽，身穿無領兒的藍布棉襖，腰中係上擰繩兒的青布搭包，搭包上拴一根錢串，錢串上又串幾十文錢。不知道打幾時預備下一根煙袋，腰裡一別，搭包左右又係上了個羊皮舊煙荷包。打扮已畢，坐在椅子上面，等候長隨。則見內廝張祿手端硬面饅饅筐籠走進房門，一眼瞧見劉爺這宗打扮，不由好笑。

只見內廝不由心好笑，說道是：「大人為何改扮形？」

忠良聞聽開言叫：「我的兒，本府喬裝有隱情。」內廝聞聽不敢問，站在旁邊不作聲。大人眼望內廝講話：「祿兒留神要你聽：今日出衙我有公幹，千萬別要走漏風。皆因前堂這件事，吳舉人，叔嫂不應難以上刑。本府要拿不住真把柄，豈敢創墳驗屍靈？萬般無奈我出衙訪，全仗那，蒼天保佑把冤明。不過三天就回轉，傳出話去：『本府染病在衙中。』」內廝聞聽答應「是，大人言詞敢不遵？」說話就是太陽落，劉大人，一同長隨向後行。穿門越戶來至箭道，有座後門把小巷通。內廝忙將門開放，劉大人，接過筐籠向外行。扭頭吩咐「關門戶，小心仔細在衙中。」內廝聞聽答應是，連忙關門退身形。不言內廝回房去，再把劉爺明一明。邁步一直向西走，轉過拐角又南行。急走如飛果然快，霎時出了府江寧。越過吊橋向南走，安心要去訪冤情。一路之中來得快，五里堡不遠面前存。大人舉目留神看：這村莊，十數人家竟有零。路西倒有一座鋪，只聽裡面有說笑聲。大人慌忙走進去，口內說：「硬畫饅饅」吆喝得受聽。又聽屋中人聲語，這個說：「摸我兩注才下二百銅。」大人閃目向裡看：原來是趕羊賭輸贏。

賢臣搭訕旁邊站，說道是：「掌櫃留神要你聽：有酒與我燙二兩。」掌櫃答應說「現成」。擱下酒兒低頭問，那人筐籬留神看，拿起一個手中擎，說道是：「這樣餠餅怎麼做？」

劉爺說：「涼水和面爐內烘。」掌櫃聞聽將手擺，「這樣點心南邊不興。南方人本來胃口就弱，再吃這麼硬面物，想要出恭萬不能！」掌櫃言詞還未盡，忽見那，一個人從屋中，一溜歪斜向外行。